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

呂惠卿姦邪

治平四年七月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南安人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擧惠卿館職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請以呂惠卿爲制置條例司檢詳文字　五月上問王安石以蘇軾爲人安石知軾素與已異疑上亟用之也因極稱呂惠卿上許召見之惠卿最爲安石所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爲孔子惠卿爲顏子　九月己卯條例司檢詳官李常呂惠卿看詳中

書編修條例先是王安石數為上言今中書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書最急必先擇人令編修條例上曰見在館職無足與修法度者惟呂惠卿材高朕嘗問呂公著何不舉惠卿作御史公著言惠卿材雖高然姦邪不可用朕見惠卿論事極有本末召置講筵公著誣書似不能到惠卿所到處安石曰惠卿學術豈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易擬議能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獨見惠卿而已其材他日必為陛下用人所以言其姦邪者以為阿附臣惠卿自為舉人即與臣相從非臣執政而後從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誠於人少所降屈雖與臣亦未嘗降屈以此口為人毀上曰惠卿負其材以取人怨亦似其所短安石

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於上無所附麗在下無所結納而已上曰如此即善又曰小臣上殿應對倉皇惠卿極從容蓋其中有所蓄問之不窮亦不憚安石曰有道術之士視外物固輕亦何至有所憚臣嘗以謂姦邪者大抵皆內無所負之人若內有所負亦何肯為姦邪今有資財之人尚不肯妄與人相毆捋況於有道術之人豈不自愛曾公亮亦稱惠卿有行義上乃許用惠卿又欲擇人參言李常上曰未見常佺稱其有行義上曰亦須是有材識但行義之人未必能修條例安石稱常難比惠卿然亦聰明遂並用之　甲申條例司言本司檢詳官呂惠卿近差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惠卿自置局以來詳知本末故令兼

本司職事從之　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
呂惠卿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後九日又加集賢校理
初欲置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爲京官無例須換朝官乃換
中允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徙兼修條例王安石以爲無
例乃已　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延和殿上因歷問群
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
外者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
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有學辯慧然用心不
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閏
十一月先是御史張戩言呂惠卿姦邪不可在左右王安
石曰戩所言惠卿姦邪有何狀上曰戩言嘗排司馬光令

去上又論毀惠卿者甚衆安石曰陛下於群臣當有所含垢而臣之義亦當包荒故於此亦有所難言然在陛下不可不察也數日安石又獨對力陳惠卿所以被譖及譖者之情并諸姦利事上然之　十二月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踈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識非臣等所識然取於衆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上又曰孫覺近日議論全別稱張戩學問不在呂惠卿下覺尋附呂公著安石曰令戩鞫獄自是陛下意中書本不差上曰本選校書政欲如此差也　司馬光言呂惠卿姦邪為安石謀主　詳見

論青苗法　三年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悦之欲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　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説書曾布同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爲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四年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擠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它日問彼爲侯勅出令押字耳　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　六月呂惠卿判軍器監　七月甲子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乞自今實

封文字及干機密者進奏官并諸司吏傳報者以違制論承虛進事騰報交搆誇訕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許人告賞錢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餘人決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並免罪仍支賞錢進奏官告獲不俟年滿優與授官出職副知告獲與進奏官盡寫人告獲與副知上名如止願請賞錢者亦聽從之　七年二月己巳朔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軍器監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三月曾布閱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辛酉對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與呂嘉問不足於是有詔令布與呂惠卿同根究市易務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不以布言爲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惠卿至三司召魏繼宗及行人

問狀無一有異辭者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陳惠卿姦狀以聞．四月上初以布言為是已而中變從惠卿請送魏繼宗于開封府知在布又言云云上笑而頷之謂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與之喧爭于朝廷觀聽為失體布退與惠卿召行人於東府再詰其所陳如前不變而王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　乙酉布復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王安石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　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戊子詔韓絳居東府第一位呂惠卿第二位自是居東西府八位不以次

八月壬午翰林學士行起居舍人權三司使曾布落職知饒州以軍器監具布坐不覺察吏人教令行户添飾詞理不應奏而奏也 詳見市易務 八年正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以惠卿憾俠上書言事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也 詳見鄭俠言事 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

二月丁卯前曲陽縣尉權軍器監主簿呂和卿爲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是判軍器監章惇請以爲丞仍特改官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

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舘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賫詔往江寧召王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因稱呂惠卿兄弟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陳留道中與語極曉事　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丁丑進呈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官劉谷谷必通經義

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
識之上曰檢討官須有補于修經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
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俸令教小兒
而已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
屢有此言蓋爲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
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事無助極不易韓絳須令去不然
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所事安石因留絳請侍其後口拒
絀之未晚上又以爲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
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
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則每事必言
其非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真是壬人上

曰大抵凡弟總好勝忌能前日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頗
機警曉事觀惠卿凡弟但才能逼己即忌疾之安石曰升
卿等亦屢爲臣言練亨甫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逆欲廢人
因爲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
不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
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
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　七月
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呂升卿權發遣太常兼修一
司勅升卿乞罷管勾國子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
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劾付承禧主安石白上恐不宜
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

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為參知政事天下事責不在卿一人何必爾惠卿曰比安石之去一時之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後來理宜決去上曰卿豈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無與於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為參知政事苟自度無過豈至為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以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終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參知陛下之政事

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朕已曉無過慮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雱奉詔撰進詩義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所有經局改定諸篇謹録新舊本進呈内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并于新本畧論所以當刪復之意詔安石並刪定升卿所解詩序以聞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録觀之後頗開解怨爾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石怨臣改其詩

義中語昔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爲忠之當時只進呈詩序
今但用指義爾臣意以爲未審遣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
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爲文豈如此
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敗所爲訓詁亦不識臣甚怪之而
未諭其怒之之意此爲人所間爾臣之弟兄於安石陛下
所亮臣所以事臣親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欽服安石
一人而已臣爲之官屬安石亦尊禮臣不與他等至與之
極口爭事未嘗怒也近議市易候羅事臣意以謂常平法
行之方漸安貼又爲此法呂嘉問必不能辨所以往復與
之間難以避其事及將上陛下果以爲問臣不敢不言然
安石未必怒此只是爲人所間爾上曰安石無它意經義

只為二三十處訓詁未安今便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
惠卿曰安石欲乞序删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
用而轉官受賜于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
卿曰縱朝廷不奪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萬世妄誤學者
洪範義凡有數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改者二三十
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司前後奏請均
輸農田常平等無不經臣手者何至今日遽不可用𠫊以
送練亨甫臣雖不才豈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
卿曰臣豈可以居此　十月己丑朔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升卿初
為御史所攻王安石雖數為口釋然其寔不樂升卿也非

卿復于上前訐安石之短上旣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
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
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
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
直呵蔽所與屈橈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出
知陳州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
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陛下近日斷然罷
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
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今惠卿雖已黜逐而尚留惇
在朝廷亦猶瘵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遂莫除一堂而尚存
穢之半也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壬寅新管勾

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團練推官曾旼罷為潭州州學教授初旼乞朝辭上殿閤門以前此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特引對旼因自言願得閑官而有是命具寔上惡旼交關王安石呂惠卿故絀之　十二月己丑王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館職狎遊無度于是安禮乞出即從之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　庚寅呂升卿落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為軍酒税升卿對上言待解進士李籍不識字中書取籍試卷視之應格詔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識字者猶言不別菽麥也法寺當以對制不以實追兩官初升卿於上前言練亨甫以讒德為王雱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以為誓

於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悌故歸田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詛其母比安國不既重乎於是重責之　九年六月辛卯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託張若濟貸部內錢聞推究所窮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蹇周輔推鞫其初遣使之指事本緣臣臣事既明更爲何人置勘周輔乃綰鄉人嘗爲御史推口官不惟有嫌於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中新權發遣秦鳳路提點刑獄李琮與蹇周輔同推鞫初以惠卿奏進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薦自布衣不旋踵爲美官尹政亦惠卿與章惇所奬擢周何不言恐人疑其不直今乃言周輔不可用不知周輔有何嫌上曰惠卿言綰

已是罪人難更用其言安石曰綰爲言事官縱不定無罪
上曰綰言借錢事亦已有不定安石曰綰以根究爲不定
即未見其爲罪況言事官許風聞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
以罪綰上曰惠卿必緣罷卻溫卿故云爾上又曰惠卿言
觀宰臣氣燄必欲致臣於死於是安石因請改差人上難
之安石請添差一人上許之遂以命琳安石既與惠卿交
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
安石子雱猶恐不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
取鄧綰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
素結臺吏遽告惠卿于陳惠卿即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
後凡數十紙其畧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勅如出一口又曰

夕出于權勢之口朝書于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陛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雖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無已故其所為無所顧藉又曰今中書乃用罪人舘等之誣辭出降勅命又曰匿其收心託情小事以脫誤詔令之出此皆奸賊之臣得以擅命作威于闇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為乃與之同事邪又曰安石矯誣勅命以令勘官又曰前之矯誣必當彰

敗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於此而不稍裁抑猶恐非長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為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義要陛下也其可從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始然豈可為安石廢也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恚增劇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愧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十月丙午宰相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呂惠卿發安石前後私書事見王安石專政下　十年正月戊寅詔前光祿寺丞知秀州

華亭縣張若濟貸死杖脊刺面配沙門島試將作監主簿鄭胥彬州編管先是蹇周輔李竦同鞫若濟獄溫卿皆就劾於是獄具若濟坐枉法贓胥呂惠卿之舅干請挾惠卿勢豪橫兩浙人皆呼鄭六舅或言周輔初按得呂氏姦私事推治甚急會鄧綰敗呂氏家人饋藥名藥曰那出湯因以告周輔周輔得之遂不肯為王氏盡力抹殺呂氏事而上具獄云

元豐五年五月己丑承議郎試御史中丞徐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待制鄧綰知永興軍事禧言永興故為浩穰其民鬬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闕其偷惰無居綰右者伏乞移綰內郡別選有才之人詔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

禧舉孔武仲邢恕爲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可爲御史張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去王安石欲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坰仍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坰適遇揭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爲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賴陛下早辯上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辨也豈宜又在此位張璪曰今日即欲别除一官安禮曰禧雖能治邊或换以帥爲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焉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過分宜何以爲報而懷奸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資序自布衣即擢

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論報安禮曰禧論鄧綰非才不當除知永興事上曰此亦用惠卿之意也故雖改綰青州亦罷禧中丞仍詔中書省命詞止云門下省關掌出納命令之重選材擇授勿言禧不當處言職也　辛卯上因言李稷呂惠卿所薦人物甚似惠卿王珪曰稷深爲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臣與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擾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陛下安禮曰承禧何足畏惠卿居喪有何事令承禧得以報怨上曰惠卿性極貪鄙閑居不免私污干擾州縣慮爲承禧所持所以心不自安　十月癸酉新知大原府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呂惠卿落職守本官知單州八月十

三日改知太原惠卿初除母喪即有太原之命及一見上將改授鄜延且諭令總四路守備惠卿手疏言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為今日之計要在大為形勢形勢之說非一二可盡因請三省樞密院議邊事日乞召臣同對上謂輔臣曰如惠卿之言陝西一路無可守之理則陝西可棄也所謂形勢者惠卿欲得執政宣撫四路已爲副乃可行用意如此豈宜委以邊事可詔令赴河東王安禮曰既不令往陝西恐不可更令帥太原與一閑郡如陳穎可也上曰與潁州或蔡州張璪曰與蔡州上可之命未下翌日三省樞密院對上語及惠卿王安禮曰臣再三思之自古禍福藏於無形如惠卿用舍寔繫朝廷禍福且

惠卿久在朝廷朋附者衆今日罷帥與郡曾不明示過惡議者必謂惠卿論事公當主上能容受直言輔臣中有擠之者故及於此惠卿亦必有此爲解臣以謂宜於告命中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學士與一小郡如單州之類爲允使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過惡所在人人聳慄因又知名位不可以計數取焉足以整勵風俗緣惠卿輒爲浮言覬動朝聽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蹤輕矯誣出于爲利若行制誥當如此命詞則惠卿雖被重責必無以說未審聖意若何上曰甚善可落職與通議大夫知單州召舍人以此命辭張璪曰欲召舍人諭以意上曰趙彥若安能爲之便可指揮令用此詞行下三省至都堂召中書舍人趙彥若諭以

聖意王珪書告詞付彥若彥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行者退而論列上不許乃用先擬詞彥若書名行下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斬首六百餘級　五月戊午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　是月西賊犯鄜延路供奉官王英戰死

此據劉摯王覿劾呂惠卿極與章疏增入摯云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彊臣戰歿士卒陷亡今實錄乃無此當考覿云供奉官王英戰死不知戰處是何城寨當考八月十四日錄王英二子則死處寔葭蘆寨也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呂惠卿提舉崇福宮以引疾從其請

也　五月乙亥右司諫蘇轍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回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錢出於其手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小民愁苦甚於苗役又曰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服相噬化為仇敵又曰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伏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

縱未以污鈇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　六月癸巳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覩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赦文應緣邊州郡仰兵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户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埸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輒于四月中旬被受勅律之後連遣部將折克行訾虎相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緣邊老弱虛誇以為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歿士卒陷亡臣以謂勞師動衆奏功不實以至結怨邊裔猶未足論也又其公違詔勅擅出師旅定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伏請以臣章付外議下惠卿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為奸拙之戒左

司諫王巖叟言惠卿為國生事搆怨連禍左司諫蘇轍言惠
安石凡害民蠹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右正言王覿言惠
卿姦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赦勅無人臣之禮 癸卯
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為中
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丙午左司諫王巖
叟等言呂惠卿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擬欲貸而不誅
只乞檢臣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辛亥呂惠卿責受
建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
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
行而臺諫彈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
議始惠卿責受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

百祿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惟弗克勝而法弊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為屬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與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删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論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

尚韙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復㪍戒惡心不悛蹤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剸摩足以相歡怨則反目以相嗤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狠籍横被江東至其後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欵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李定姦惡

熙寧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孫覺歸自淮南極口薦定因召至京師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爲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爲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遂奏以定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且密薦于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當且爲上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悅批付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爲前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焉編式乃二年十二月二日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言中書送李定除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未滿任者去歲

駁用京今又幕職官使陞朝著處糾紀之地臣恐弗稱官制之舊未厭群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

壬午敏求罷知制誥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請資治通鑑退上留光語光曰李定有何異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孫覺薦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學恬退朕召與之言誠有經術故欲以言職試之光曰宋敏求繳定詞頭何至奪職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呂公著誥詞不遵聖旨而承公亮之語但云據按非實而已　五月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延慶兵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謂益柔舊人且行義修飭不廢學問故與延慶並命直舍人院自太平興國以後不復除時安石建議欲令

直舍人院者草李定詞已乃除知制誥因舉祖宗舊例初
以命陳襄襄辭不為遂并授兩人　天章閣待制孫固兼
權管勾御史臺知通進銀臺司代陳薦也王安石謂陳薦
必封駁李定除命薛絳又疑薦不敢定入臺故言于上罷
薦而用固　癸卯上批近以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
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累格命不下
可並以本官歸班大臨及頌時皆為郎中先是宋敏求封
還定詞頭詔送別官而頌當命辭頌言未敢具草詔再送
舍人院次至大臨大臨亦封還既而安石進呈舉御史新
條并錄初立條時奏對語白上曰胡宗愈以此為臣私意
蓋不知陛下立此法時德音故也上批檢會去年七月六

日詔令後臺官有闕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高下官職令兼權頌大臨又言臣等看詳從前臺官須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來爲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職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舉奏也所謂兼權者如三丞以下未爲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爲侍御故令下兼皆不爲選人設文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幷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裏行不必更改中允也後詔頌依前降指揮撰詞頌執奏如初又言果出聖意拔擢即須非常之人昔馬周爲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

言事議論卓越真宗接于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狀矣逢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爲御史裹行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試舍人院然後擢以正言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聲稱便蒙超擢故有是責大臨及頒之未責也詔趙直舍人院蔡延慶等就職及責大臨等延慶遂草定制既進草文上奏乞罷知通進銀臺司孫固再封駁卒行下 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巽之子也其母劉氏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永興錢明逸表其節孝 癸亥

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止但付審官院壽昌前已再典郡於是折資通判河中府

四年正月丁未降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林旦為著作佐郎知黄縣薛昌朝為大理寺丞知宿遷縣先是旦昌朝言李定當為所生母追服不報旦六疏昌期七疏故有是命

辛亥權監察御史裏行范育罷為崇文院校書育前後七奏李定不服母喪及奉使河東又面諭之且乞罷免臺職既辭七日而有是命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丑右司諫王巖叟言龍圖閣直學士新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宦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

而左右反復巧爲疑辭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熙寧中知制誥與諫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明甚天下無不憎其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直獨爲主張殿中侍御史王陶中丞劉摯等相繼有章乞明正典刑乃詔開封府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　五月壬申中書舍人范百祿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爲誰氏强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實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自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

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俗爲害不淺所有告
命臣等未敢撰詞　六月甲寅左司諫王巖叟言李定不
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詔定責授朝議大夫少府少
監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神宗皇帝

蘇軾詩獄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今驟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爲然適足累之也上曰知制誥既未可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遽授不若于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近例當召試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

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疋其子殿中丞直史館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時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熙寧二年五月群臣準詔議學校貢舉力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奏云云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它日上問王安石以軾為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已異疑上亟

用之也因問上曰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于諸人故召見之且道軾對語曰陛下何以召見臣朕爲言見卿議事有所未喻故召問卿軾曰陛下如此則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爲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見恐人爭爲利以進又謂朕與人官太速後或無狀不能始終此說何如安石曰陛下與人官患在不考實雖與官速不害上曰軾又言兵先動者爲客後動者爲主主常勝客客常不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當用靜以應之於後乃能勝天下之事此說何如安石曰軾言亦是然此道之經也非所謂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感而後應則軾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變無常固有舉世不知出此

而聖人為之倡發者譬之用兵豈盡須後動然後能勝敵顧其時與勢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極精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屢奏試人當以事此言誠是也安石因極稱呂惠卿其後上復謂曾公亮曰蘇軾奏對明敏可試也公亮曰京師無可試者王安石曰軾亦非久當作府推上曰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書條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令軾非肯進衆以濟此事者也恐卻故為異論沮壞此事兼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實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也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

言[illegible][illegible]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中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捭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　十一月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麗附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

不受邵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口誠不可厭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　十二月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願亟罷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上言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爲王安石所喜使

推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論事益不休　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賜進士第葉祖洽以阿時置第一軾奏欲別定等第上不許　詳見科舉

初軾為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覇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論耳無

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爲其材
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使其貼服乃可用
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紬其不逞之心安肯爲陛下用
且如軾輩其才爲世用甚少爲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
也

七月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温言應受詔特舉官者孫
奏日具所舉官姓名報臺以憑審察 詳見御史門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蘇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
近侍舉諫官謝景温建言凡被舉官移臺考按所舉非
其人即坐舉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蘇軾景
温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
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

按問水行及陸行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及稍工訊問責鹽卒無其定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園送軾至京既無以治軾會軾請外例當作州折其資以爲杭倅卒不能害軾士論無不薄景温云

八月乙丑司馬光上殿乞知許州言逆王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 詳見論青苗法下 元豐二年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讀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并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惡弄朝廷妄自薦大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上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疎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齎往　十二月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受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駙馬都尉王詵追兩

官勒停蘇轍監筠州酒稅務正字王鞏監賓州酒務令開封府差人押出門趣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知制誥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工部侍郎致仕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攽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鞏知河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黄庭堅衛尉寺丞戚秉道正字吳琯知考城縣盛僑知滕縣王安上樂清縣令周邠監仁和縣稅杜子方監澶州酒稅顏復選人錢世雄各罰銅二十斤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賤之餘朝廷待以郎官館職不爲不厚而乃怨未顯用張意縱言譏諷

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爲非古之議令者猶有死而無赦況軾所著文字訕上惑衆豈徒譏令之比乞特行廢絶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原情議罪實不容誅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盖皆畧能誦説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軾等皆特責獄事起詵嘗屬轍密報軾而轍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

朱本改墨本云軾坐久不得進怨望凡上所施爲皆作詩詠訕無所不至

軾既下獄衆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

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按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譴特欲仲言者路耳行爲卿貰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勿漏言軾前貰怨于衆恐言者緣軾以害卿也始安禮在殿廬見御史中丞李定問軾安否狀定曰軾與金陵相公論事不合公幸毋營解人將以爲黨至是歸舍人院遇諫官張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軾耶何爲詔趣其獄安禮不荅其後獄果緩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滿中行言近論奏乞追寢翰林學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清臣前任京東提點刑獄蘇軾在部中親見軾輩悖慢怨

誘附下訕上而不能制舉則清臣失職之罪已在可誅剝復與之吏唱送和相與朋比而怨懟譏謗之辭又特過之國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聽　四月辛亥前絳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詵復慶州刺史聽朝參詵前坐蘇軾奪官蜀國長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視主疾問所欲主但謝復詵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移汝州軾言汝州無田產乞居常州從之

元豐中軾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

已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章惇亦從旁解之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然上每記憐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鞏亦不能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璪受命王震當封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批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寔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此京師與傳軾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軾此表

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也

此據李丙丁未錄增入不知丙得之何書八年五月六日起知登州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蘇軾既貶黄州神考每記憐一日宣諭曰國史大事朕欲用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帝曰軾不可用則用曾鞏鞏亦不能副帝意又有旨軾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張粹明皆稟命而王禹玉以為不可又令與江州太平觀禹玉亦以為不可其後禹玉作相帝語及軾復欲用之禹玉曰軾有詩云此心惟有蟄龍知方陛下飛龍在天而不知軾何求蟄龍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龍非獨人君之稱人臣亦有稱

龍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是也既退子厚謂禹玉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勝非所錄比兩差不同如王珪猶不可江州及太平觀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當併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毀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札曰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對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稱謝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陽從所乞也　熙寧元年二月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判河陽富弼判汝州仍詔入見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上以弼足

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且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　乙巳除集禧觀使弼懇辭乞赴汝州上不許弼又言云云上乃聽弼依舊判汝州罷集禧觀使　十二月乙丑韓琦判大名府降手詔聽便宜從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庚子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四月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鄆州先是知定州孫長卿歲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爲宜弼請徐議之既退安石謂弼公亮曰甫姦人宜在外安石嘗與甫

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
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
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
無益矣上爲改容　五月癸未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
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
爲滕屠鄭沽嘗言于上曰獬極險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
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
遂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　詳見呂誨劾安石
六月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落中丞以本官
知鄧州前此誨上疏言安石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十事安
石求去位既留而誨坐貶　八月御史知雜事劉述侍御

史劉琦御史裏行錢顗等言竊見陛下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囂然不安蓋以其專肆胷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時述坐判刑部繳勅劄被劾未伏琦顗先貶琦監處州鹽酒稅顗監衢州鹽稅　十月丙申開封府儀同三司行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户部尚書張方平判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二員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不可無義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爲但閲其資歷上曰但閲其資歷安石曰閲其資歷是何

義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姦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云云方平亦堅乞南京留臺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國之大本云云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韓琦言青苗事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姦雄或可指以為說動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

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
辨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
過而朕失于詳閱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
罷上固留之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朞年
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
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
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卧或閉門不出壬申上又面諭
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　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右諫議
大夫史館修撰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
人於此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者盡害政之
事所與者盡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則懷陛下眷遇將革心

易處助陛下所爲乎將因陛下權寵擕合交黨以濟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爲乎臣以既然之事觀之其沮陛下所爲必矣於是安石復謁告而光有是命　辛巳司馬光言臣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　乙酉韓琦言河朔連歲豐稔編戶安優兼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安撫使止爲大名府路安撫使從之其實王安石惡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　庚寅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勑仍舊職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

高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曾公亮以爲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數論奏上曰此事何與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畫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爲之

呂公著累奏乞罷提舉官王安石讀至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爲辨說數告天下上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鎮遂條疏駁而執法乃不以爲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

曉諭而執法乃謂之巧為辨說即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遂條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聰明可也今但為巧言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不當則其情可見矣　丙辰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孫覺降知廣德軍初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皆以為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上遣覺出案其事覺喜奉行遂詣覺同開封府界提點提舉官體量有無抑配以聞既而張戩言不當遣覺覺亦奏疏辭行上批覺上殿稱敢不度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及覆如此付中書劾問已而王安石獨對言直可降責不須劾問初欲落修起居注令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小州或軍上曰留覺在此必更鼓動流俗遂有廣德之命而體量官亦罷遣

四月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趣方鎮有除惡之心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初上諭執政以呂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太甚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恐公著叛已用此爲罪及中書呈公著責官誥詞宋敏求但云敷陳失實援據非宜安石怒請明著罪狀陳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誣琦於琦何損如向日諫官言升之媚內臣以求兩府朝廷豈以此遂廢升之皆俛首不敢對或謂孫覺嘗爲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爲公著也　己卯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趙抃爲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張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參假由是新法不罷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罷諸路提舉官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顥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顥先上疏云云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言中書送李定除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未滿任者去歲聚用京令又募職官驟升朝著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　壬午敏求罷知制誥詔右正言秘閣校理李

常落職爲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嘗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絀上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戩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寧府上元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錢取利爲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爲聚歛好勝遂非狠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依違不斷觀望畏避顚危莫扶初戩子韶皆以知縣資序爲御史至是曾公亮請皆以爲通判王安石不可上

從安石議戩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荅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參政所爲豈但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公得爲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與子韶同絀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名襄試知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爲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未下上批别進呈而改是命 五月詔歐陽修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止散青苗錢特放罪修在青州嘗奏疏條陳三事中書言修擅止散青苗錢欲特不問罪王安石論修殊不識藩鎮體乃降是詔先是上

復欲用修執政問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爲勝抃它日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告勑諭令赴闕朝見訖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雖善然見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盡理有能惑其視聽者陛下宜務去此輩上問誰與修親厚良久曰修好有文華人安石蓋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見多乖理恐誤陛下所欲爲時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議之於是安石

知修決不附已益毀之曰臣固嘗論修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爲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紛爾它日上論文章以爲華詞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詞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從事於華詞而不知道適足以亂俗害理如歐陽修文章於今誠爲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中閒學士爲其所誤幾至大壞時修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　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罷宣徽南院使復爲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使刑部侍郎呂公弼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王安石變法公弼數言宜務安

靜又與韓絳不協從子嘉問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　先是貶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館職宗愈爲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欲與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　在六月丙辰　安石嘗對上言近陛下累宣諭胡宗愈事既已盡其情狀誣而不決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難壬人勝流俗之道也願陛下并慮及此　八月戊午宣徽南院使靜難軍留後判延州郭逵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令再任先是夏人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逵遣李安等合攻之敵皆棄城遁去於是上與執政議欲令逵再任王安

石曰但當移鎮曾公亮曰移鎮必不樂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轉官逵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節度使豈可輕授人上曰節度使誠可惜既又與樞密院議之文彥博議與曾公亮同彥博曰唐時藩鎮從尚書轉尚書云單中但聞尚書轉僕射武臣與文臣不同文臣不計館職但知報國武臣一資資計官職安石曰唐時藩鎮與今事勢不同太祖使將帥平江南尚只賜錢今逵何功便敢望節鉞彥博曰太祖時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逵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當節限不可妄與官職唐藩鎮與今日事勢不同令移鎮再任厚加賜錫可也　劾蘇軾貶謫及蘇木競器事詳見本事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爲

陝西安撫使先是絳奏以夏人寇慶州陝西用兵請出使王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為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獨韓絳耳上卒遣絳至明年三月丁未韓絳罷相以本官知鄧州制詞責絳云聽用匪人違戾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初朝廷命絳宣撫面授攻守二策而樞密院不知文彥博恐絳無功并受其責奏請爲畫一以付絳而無發兵約束王安石亦乞不預邊事西討方畧一以委絳　庚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爲司空兼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公亮初薦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

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吏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進士公亮陟降殿陛足跌仆於地明日以病告連乞致仕於是乃聽公亮罷相　癸丑司馬光知永興軍　十二月開封府判官祠部侍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為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掊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久計愛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充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　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

禮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書范育復爲光祿寺丞知韓城縣育自光祿寺丞爲御史故遷中允以言李定罷御史爲校書既而又請與林旦薛昌朝同貶先是育言心術者爲治之本今不務此專欲以刑賞驅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謂王安石曰人主不用心術何由致治安石曰有爲固由心術但術有廣狹遠近功業大小亦從此分上曰育盛稱張載程顥以爲有道君子乞召還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辭檢正高論不遜及至中書乃云未得劄故未敢就職馮京曰育畏繳勑得罪耳安石曰觀育所論彼豈畏繳勑得罪乎遂從所請而有是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爲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

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謂韓琦爲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變上曰修爲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所爲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珪曰修若去位衆必藉以爲說上曰固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衆説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爲然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鎭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

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永城等七縣令佐等

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以先詔養疾西京上不許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爲上言弼雖降責猶不失富貴之利何由沮姦又言行弼事要未盡法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弼生平自以寛恤百姓爲事今所以不放稅其情可見也　七月劉摯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楊繪又言助役之法雖行之說有五判司農寺曾布言御史所陳皆失利害之實請一一陳之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劄與繪摯令分析於是詰繪落翰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

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九月丙申知制誥直學士陳襄知陳州襄與王安石嘗革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明堂赦書有奉祠紫宮語犯俗嫌故出陳州　右僕射知汝州富弼至州踰兩月固稱疾求歸詔聽之　五年三月富弼屢請老戊戌復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致仕進封韓國公　閏七月丙辰知潁州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孫劾公著在潁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於民家質錢由是部吏無所畏懼多縱逸踰矩詔轉運副使陳知儉按覆皆不實唯幕官程嗣先等踰法事乃在熙寧三年十月赦前時公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嘗以公庫銀錫質錢於祝氏供宴飲

費既去公著爲贖之非公著子弟所爲也上謂安石等曰
因知公著必無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郡或不治
宜與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聽安石曰公
著但寬弛非彊悍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
主判閒局亦無害故以太常寺處之至次月己卯呂公著
提舉崇福宮從所請也上始欲令公著歸朝公著以病辭
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誣韓琦欲舉晉陽之甲乃自脇匿云
未嘗言其意恐公著復用故力排之　甲戌知青州資政
殿學士趙抃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
京東旱蝗蝗飛入境輒遇風墜水而盡於是上欲移抃知
成都或言前舊執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令又少有人欲去

者上曰令人少欲去但爲職田不多爾抃清苦必不爲職田蜀人素愛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無不可乃詔加職遣內侍齎賜名見勞之曰前此無自政府復知成都者卿能爲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勑命也顧豈有例上甚悅　八月壬午穎州言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詔文彥博嘗受先朝顧命今罷樞密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送下中書事見王安石專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龍圖閣直學士孫固知成德軍先是上以固東宮舊僚嘗問固王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爲人少從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固

數議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王安石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呂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有敢言者又言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爲富國強兵之事則有禁暴豐財之式欲爲代工熙載之事則必有利用厚生之道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上批師中敢肆誕謾輒求大用朋邪罔上愚弄聖躬肆其奸欺所宜顯黜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利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安石甚

惡師中嘗欲奪其侍制上未許及是呂惠卿請出師中所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　癸丑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韓維爲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韓維落端明殿學士以侍御張琥言維與孫永同定奪免行錢不當故責八年正月甲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呂惠卿惡京因鄭俠上書斥逐事欲藉俠以排去京獄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狀京等皆引罪遂罷京政事俠雖薦京宜爲宰相然實不識京俠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識絳餘皆未識而御史張琥等斥京黨布惠卿風

旨也　乙卯詔宣徽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歸宣徽院供職罷知青州先是方平與滕甫易任方平又辭應對延和殿袖英宗所書立上爲皇太子十五字面進遂有此詔

二月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閏四月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官使求近郡乃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方平爲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平入必爲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　丙午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修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寘之文館故

有是命上因問修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册其文詞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修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皆可嗟嘆　是日韓琦奏倚閤摃買紬絹賒買借貸斛斗王安石曰云云昔蘇秦說齊侯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薦饑乃其所願也前訪以北事乃云須改盡前所為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凋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

宗以爲忠順　六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上聞赴輟視朝三日發哀於後苑　十一月己卯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馮京爲性庸狠朋邪徇俗而藻乃稱京執政不回一節不援之加黜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京復用故爲此以附會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